

有關《拜客問答》的若干問題及其他

內 田 慶 市

About a few questions of “*Baikewenda*”

UCHIDA Keiichi

Recently, a series of Answers to Visitors' Queries data has been discovered. Those textbooks of Answers to Visitors' Queries are closely allied to the Jesuit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The content include in social dialogue, social customs and so on. We could examine the matter from different angles, such as Chinese teaching, modern Chinese studies, then the customs, property and so on. Her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information in this article.

キーワード：《拜客問答》，《拜客訓示》，利瑪竇，萬濟國，馬禮遜，漢語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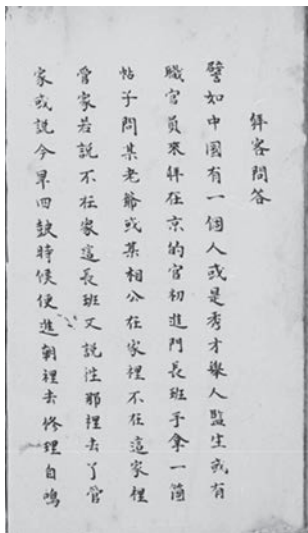
0. 前言

曾經夏伯嘉 (R. Po-Chia Hsia) 2010提到過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本會話課本叫做《釋客問答》(Chinois 7024)¹⁾ 是由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編成的，如下：

An anonymous manuscript in Chinese, entitled *Shike wen da* (Answers to Visitors' Queries), today in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gives u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hectic social life Ricci must have experienced. It dates from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was written by a Jesuit missionary as a language/social primer (possibly by Ricci himself). The textual dialogue, a composite of many actual ones, begins with a scene of scholars visiting one another in the capital. It describes a very busy host (Ricci?), visitors leaving their calling cards, and return visits; …… (212p)

後來李慶2015和鄭海娟2015等也認為是這樣的。

1) 《釋客問答》這個書名實際上說是《拜客問答》的誤讀。就是做圖書目錄的古蘭 (Maurice Courant, 1902) 把“拜”字誤為“釋”。



他們這樣判斷的根據是如下的幾些記載。

譬如中國有一個人或是秀才、舉人、監生，或是有職官員來拜在京的官，初進門，長班手拿一個帖子問，某老爺或某相公在家裡不在。這家裡管家，若說不在家，長班又說往哪裡去了。管家或說今早四鼓時候，便進朝裡去修理自鳴鐘。

管家便說，不敢領全東，領古折東或單帖罷。又取筆問寫記下處，好回拜。長班說，住在鐵匠街。

老先生到了這邊二十年，費用亦大，是哪裡來的。

上面的“在京”表示“在京城=在北京”，“鐵匠街”是現在的東鐵匠街。

關於“進朝裡修理自鳴鐘”，我們都知道最初把自鳴鐘帶來中國的是利瑪竇，如下：

謹以原攜本國土物，所有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物，敬獻御前。此雖不足為珍，然自極西貢至，差覺異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黃伯祿『正教奉褒』）

當時能修理“自鳴鐘”的不多，就是利瑪竇或者龐迪我，如下：

1601年（明萬曆29年）1月24日：利瑪竇和龐迪我等經官道馳抵京城，下榻南城外；1月25日或28日：利瑪竇打點好貢物，開列禮單並附表章上奏；1月25日（或28日）：馬堂攜貢物詣皇宮，呈獻皇上；1月底至2月：二位神父多次應召入宮調自鳴鐘，皇上數次派太監詢問歐洲事並命造一鐘樓裝大自鳴鐘（可能在交泰殿），龐迪我教四太監習西琴，以後利瑪竇編寫“西琴八曲”……（裴化行著《利瑪竇神父傳》下冊，638頁）

另外，李慶2015說跟“老先生到了這邊二十年”的記述符合的只有利瑪竇，因為當時只有利瑪竇來華呆了二十年。

這樣看來，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拜客問答》恐怕是利瑪竇編的東西。

實際上說利瑪竇（和羅明堅的共編）還有一本這樣“問答式課本”叫做《Pin ciu ven ta ssi gni（賓主問答私擬）》（1580）²⁾

這本《賓主問答私擬》本來是德禮賢發現的羅明堅和利瑪竇的《葡漢辭典》（羅馬耶穌會檔案館，Jan

2) 楊福棉以後的中國學者把這本書叫做《賓主問答詞義》或者《賓主問答詞意》，但是這個有問題，應該是《賓主問答私擬》（按照古屋昭宏的指教）。

Sin I 198) 的前頭部分，也是《拜客問答》之類的應酬會話，如寒暄話、作揖等的方法、或問姓名、問年齡、問價錢等，如下：

客曰：特來拜你師父。師父在家裏麼。
童曰：在家裏誦經拜香。
客曰：我是某處相公多多拜上師父呵。
童曰：起動相公來。
客曰：爾師父在家不在。
童曰：在家。
客曰：請爾師父出來。
童曰：外面有一位相公來拜師父。請師父出去相見。

語言特點跟《拜客問答》差不多，比如，“宗師甚日起身了不曾”“好得緊”“昨日承賜厚意，都未曾少謝”“如今都曉得我們這邊官話不曉得”等接近南方話。

無論如何，利瑪竇當時為了來華傳教士學習漢語編寫了適合中國的實際生活的初級會話課本。

1. 《拜客問答》的版本

除了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拜客問答》以外，到現在發現了下面的三種梵蒂岡圖書館藏的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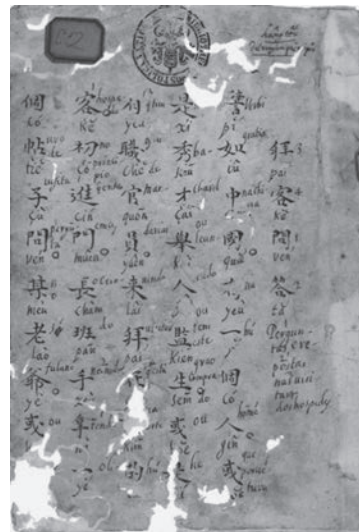
Borgia. cinese. 316. 2 《會客問答》

Borgia. cinese. 503 《拜客問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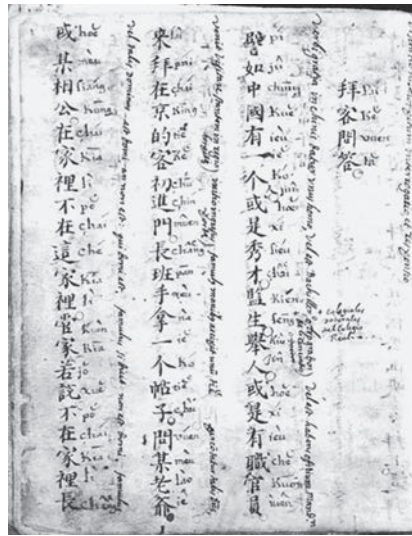
Vaticano. estremo. oriente. 14 《拜客問答》



(Borgia.cinese.316.2)



(Borgia.cinese.503)



(Vaticano.estremo.oriente.14)

這些版本之間語句有些異同，另外 Borgia. cinese. 503 和 Vaticano. estemo. oriente. 14 有羅馬字的標音（兩者的標音體系不一樣）。

《拜客問答》裡還收錄有關日本的玻璃和緞子的記載，如下：

中士說。玻璃是出在貴國。普天下之國都沒有。但敝處出。我們說。絕清的玻璃是由倭國來的。答。貴國但有外國奇物。就說倭國來的。假如這邊那个好緞子。常叫倭緞。實落是敝處來的。

日本的玻璃和緞子的技術據說在天正年間（1573-1592）已經有相當的水平，後來從長崎傳到大阪、京都、江戶等地，也向中國出口，明清的文獻資料裡出現“倭緞”的記述：

王熙鳳初見黛玉時上穿「大紅洋緞窄裋襖」，寶玉則穿「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紅樓夢》）
凡倭緞製起東夷，漳、泉海濱效法為之。絲質來自川蜀，商人萬里販來，以易胡椒歸里。其織法亦自夷國傳來。（《天工開物》）

所以這個資料可以當作當時的日本產業或交易的一個資料。

2. 《拜客訓示》

最近由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的李毓中等發現了有關《拜客問答》的新資料。內容如下面：

《Instruction Pour les Visites de Mandarins》=《拜客訓示（中國官員來訪指南）》

Archivo Historico de la Provincia de Toledo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AHPTSJ)=耶穌會托雷多區歷史檔案館收藏

全134頁

1-3頁用法式羅馬字拼音說明編纂目的就是為了法國耶穌會會士們學習北京官話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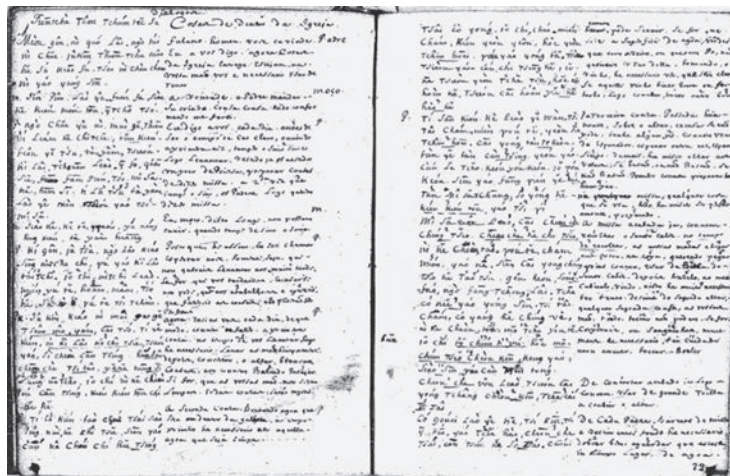
4-18頁是製水酒法等等，還有沙勿略以後的傳教士進入中國的統計表格和來華年代（最晚的是1714年）。

19-132頁是《訓示》本體，有10項對話就是「管堂中事」「廚房的事」「買辦的事」「庫房的事」「茶房的事」「衣服帽房的事」「看門的事」「行水路船工的事」「拜客問答」「教友告解罪過」。有漢字，法式羅馬字標音，法文字義。



另外，劍橋李約瑟研究所的吳惠儀女士也最近在梵蒂岡圖書館發現了羅馬字的《拜客訓示》(Borgia Latino 523)。

這本來是在傅聖澤 (Jea 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 檔案 (196葉) 裡收錄的，從24葉到42葉是萬濟國的《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華語官話語法)》的拉丁文版 (1682) (以前我們知道的是1703年的西班牙版和1835年的拿波里中華書院版叫做《初學簡徑》)，從70葉到140葉 是《拜客訓示》，是葡漢對照，但是沒有漢字，只有羅馬字的標音。內容跟上面的托雷多檔案館的蟬不多。



李毓中說《訓示》這份抄本是由耶穌會士內部經過不同會士撰寫累積而成。至於最初的撰寫地點及主要的完成者，始於肇慶時期的羅明堅與利瑪竇，而在1588年羅明堅返回歐洲後，則由利瑪竇在不同時期繼續編寫，特別是他獲准留在北京後，可能是編寫《拜客問答》的關鍵時期。而後耶穌會內部的編輯者，在利瑪竇的基礎上，再加入在杭州的郭居靜等人所編寫的一些供會所內部使用的指南手冊如《買辦的事》等，最後才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逐漸成型，成為本文所見較為完整的《拜客訓示》。(李毓中等2016)

《拜客訓示》的語言特點偏向南方語或舊詞彙，如下面的下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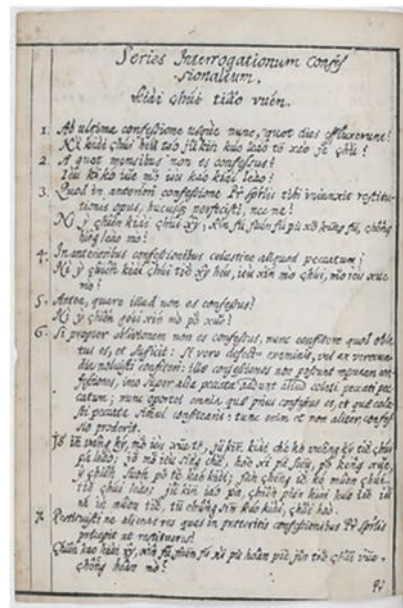
他如今不曾到八日
曾送出去了不曾
小的原不曾管過
未曾擺棹子
某人進教的病重得緊
酒的名色數，也多得緊
舊年聖過的聖枝該取來
例如由客來，要留他吃茶吃點心
吃的是水酒
價錢也賤些
不曉得老爺許他不許他
不要取得忒少
只是自家兩下選一個好人替他斷事
你不要私下把與他
想必貴處那邊的木頭，好似我這邊的
這起酒都怎麼樣賣
你取的時候，該做一起拿去，不要做幾起
不拘是肉食與菓子都該收一個好處所
不消把人去到他家裡
先要方便³⁾一對
老爺還有甚麼該當方便

《拜客訓示》的最後部分有「教友告解罪過」是告解的會話。這樣的內容我們知道有同樣的文件，就是上面提過的萬濟國《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華語官話語法)》(1703)的附錄的「解罪手冊」(Confesionario=Confessionarium=Confession)。

「解罪手冊」是聖方濟各會陝西教區牧師巴西略·德·葛萊莫納(Basilio di Glemona=葉宗賢)神父

3) 這裡的“方便”是“準備”的意思。

編的告解例句集，有羅馬字拼音和拉丁語解釋。



「解罪手冊」的220左右的例句，按照《十誡》的內容問信徒的實際情況，只有問，沒有回答，這個地方跟「教友告解罪過」不一樣。但是，內容還是相似，而且語言的特點也差不多，我看這兩者還是有些關係。

3. 另外一種《拜客問答》

除了上面提到的《拜客問答》和《拜客訓示》以外，還有兩本有意思的資料。一本是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Chinois7046，一本是梵蒂岡圖書館收藏的Vaticano Estr. Oriente 13。

Chinois7046的內容包括如下的文章：

- 聖教要緊的道禮
- 一誠一誠告解的道禮
- 告解後神父講的道禮
- 領聖體的道禮
- 天主的行述
- 奉教的事情
- 新來神父拜客問答

最後的「新來神父拜客問答」是跟《拜客問答》很相似的。比如，開頭部分的對話和有關從歐洲怎樣來的這樣的記述跟《拜客問答》的差不多的內容，但是後面的場面是從廣州去贛州、汀州、南昌等，不是北京的。

〇〇。明白天主道理。奉教人來齊了。勸他
改過。責罰素絕。不許進堂。

新來神父拜客問答

生請老師上。師豈敢請相公上。生
磕老翁的頭。師豈敢請起。生該當。應
當。師回相公禮。生門生當不起。
師請教友上。生不敢。老師該上。生。

師豈有此禮。請上生。生奉命。磕老翁
的命。師又仰。生久慕老師。已時到這
裡。師前日纔到。生一路青及平安。
師托賴天主。多謝天主。生老師已時
在廣東起身。師弟舊年十一月動身。生
怎麼樣來得遲。師路上耽擱。生老師
顛州府住了已天。師某先生留我八天。
生老師。走汀州府的路麼。師沒有走
那一條路。生請問走甚麼路。師弟。顛
州到南昌。走建昌。到這裡來。生這個路
更遠。師雖遠更便些。生為甚麼更便
些。師汀州來要走七天早路。建昌只有
一天山路。生老師說得有禮。老翁已時
在南昌開船來。師先月初八開了船。
生一路辛苦。師去的冷多。為天主該
當受苦。生難為老師。為中國人的靈魂。

這個資料還附帶著「各省府州縣鎮市天主堂」（各個省的哪個哪個縣、鎮、市有天主堂的記錄）、「奉旨」（比如給甚麼傳教士“票”，甚麼人在廣東天主堂居住等等，大都是康熙47年的日期）、「耶穌會和方濟各會的傳教士的出身或誰領印票，誰未領票，誰在哪裡居住等等的表」、「北京刊行天主聖教書板目」、「曆法格物窮理書板目」、「福建福州府欽一堂刊書板目」、「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書板目錄」，很有歷史的價值。

傅聖鐸	孟正氣	卜嘉	彭覺世	顧錫洋	隆盛	馮秉正	赫蒼璧	聶君翰	冰守信	艾維理	龐克修	馬若瑟	盧西滿	殷洪緒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拂即濟亞國人

4. 給後人的影響－馬禮遜和童文獻

馬禮遜的會話課本《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1816) 的下面的三章是引自《拜客問答》的。

Dialogue XVIII—on the mode of visiting in China.

Dialogue XIX—mode of visiting in China. (continued)

Dialogue XX—mode of visting in China. (continued)

但是跟《拜客問答》和《拜客訓示》比較起來有些異同，如下：

譬如中國有一個人。或是秀才、舉人、監生。或是有職官員來拜。在京的客。初進門。長班手拿一個帖子。問某老爺或(某)相公在家裡不在家(裡?)。管家若說不在家。這長班又說往那裡去了。管家或說今早四更鼓時，便進朝裏去修理自鳴鐘。(Vat. estr. or. 14《拜客問答》)

譬如中國有一個人。或是秀才。舉人。監生。或是有職官員來拜。在京的官。初進門。長班手拿一個帖子。問某老爺或某相公。在家裡不在。這家裏管家。若說不在家。這長班又說。往那裡去了。管家或說。今早四更鼓時便進朝裏去。脩理自鳴鐘。(《拜客訓示》)

譬如中國有一個人。或是秀才。監生。舉人。或是有職官員來拜。在京的客。初進門。長班手拿一帖子。問某老爺。在家裡不在。管家。若說不在家裡。長班又問。往那裡去了。管家或說。今早四更鼓時 便進朝裏去。脩理自鳴鐘。(馬禮遜)

另外比如有這樣的區別。

第二個小兒肯讀書(《拜客訓示》) → 第二個小子姿質好些(馬禮遜)

好賭，好嫖 → 好賭，好嫖

都廢了在這一邊 → 都費了在這一邊

寒家原貧 → 原本家寒貧

奉別十多年，定一向納福 → 奉別十年，聽一向納福

初見自留賤名 → 初會自然該留賤名

今日何幸得見，學生大幸 → 今日得見，學生大幸

曾見 → 常見聽

及出來相見，彼此就說久仰 → 既出來相見，彼此便說久仰

不如先差人送去罷 → 不如打發人送去罷

若是真是這等，我且去 → 若是真是如此，我就去

至今老爺還不曾吃早飯 → 至今老爺未用早飯

這裡因為頁數的關係不多談，只說馬禮遜的《拜客問答》的藍本是 Vat. estr. or. 14 或者 Borg. cin. 503，跟《拜客訓示》的差異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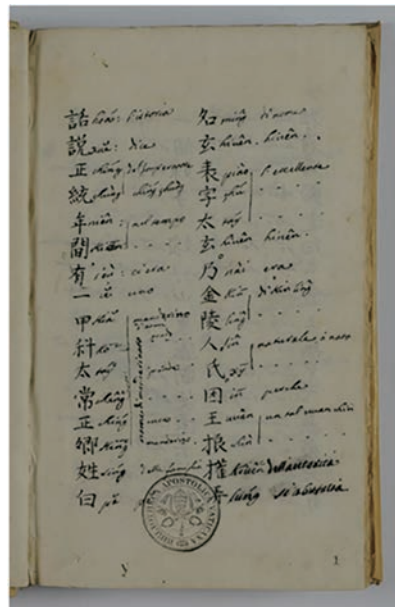
馬禮遜的課本以外，最近朱鳳博士發現了還有一本漢語課本利用《拜客訓示》的，叫做《Dialogues Chinois-Latins》(1872)，作者是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童文獻 (Paul Hubert Perny, 1818-1907)。現在看我家藏的這本書顯然是把《拜客訓示》做為藍本的。

5. Vaticano Estr. Oriente 13及其他

梵蒂岡圖書館的 Vaticano Estr. Oriente 13的。目錄上有這樣的說明：

- ① 中國新聞。漢語正文，每行對應著意大利語標注的轉音和譯文。
- ② Guantang zhongshi《管堂中事》。用白話寫成的對話，內容是關於教堂聖器管理人的職責。同上。
- ③ Shangzhu shengjiao yueyan《上主聖教約言》。同上。白話寫成的對話，未署名。
- ④ 沒有題目的對話，僅僅完成漢語正文，也許與前者有關，紙上方的一條按語寫道：“Tratto del P. Varo” (引自萬濟國神父的著作)。我不清楚這一按語是否得到證實。(伯希和編，高田時雄校訂補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89頁)

我先在圖書館看了①「中國新聞」，就吃驚了。那不是甚麼「新聞」，而是白話小說《玉嬌梨》。



《玉嬌梨》是在歐洲很早就受歡迎的小說，而且他們作為漢語教材經常使用。一般認為《玉嬌梨》的最早的版本是儒蓮的法文版 (1826)，但是本書估計比較早，跟下面說的萬濟國的關係來看是1700年初的版本。

- ②是《管堂中事》，就是《拜客訓示》的一章。

③和④是《上主聖教約言》。耶穌會的蘇若望（1566-1607）有《天主聖教約言》，是文言寫的，但是這個《上主聖教約言》完全是白話寫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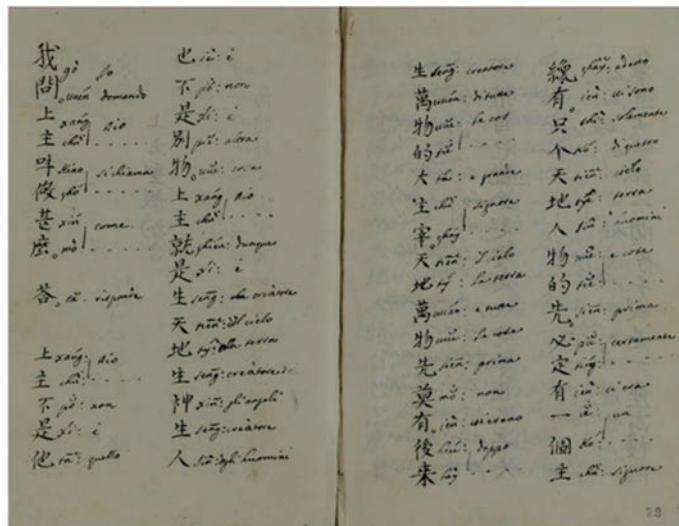
或問天主為何，對曰，天主非他，即生天地生神生人與萬物之大主宰也。（蘇若望《天主聖教約言》）
我問上主叫甚麼，答，上主不是他，也不是別物，上主就是生天地生神生人生萬物的大主宰。（《上主聖教約言》）

梵蒂岡的這本《上主聖教約言》的一個特點是把God翻成“上主”的，另外一個特點是用閩南話寫的，比如下面的用“只”代替“這”是閩南話的特點。我認為這個特點跟作者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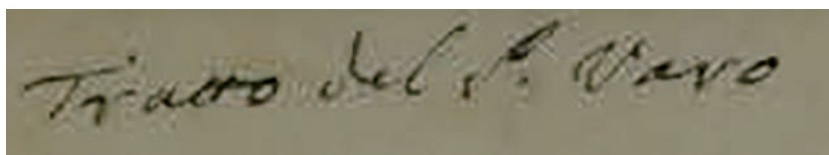
只个天地人物的先，必定有一個主宰造成。

只个天地人物自己怎麼會做。

只个是謊話。



這《上主聖教約言》的第二部分（目錄的④）的第一葉（109葉）的上邊有如下的一條按語，就是“Tratto del P. Varo（引自萬濟國的著作）”。



這表示這個資料跟萬濟國有些關係，上面說過的閩南話的特點（萬濟國在福建傳教）和羅馬字的標音法按照萬濟國的系統也符合這個事實，就是這本《上主聖教約言》也許由萬濟國寫成的。

關於傳教士的羅馬字標音系統，現在只是看看《拜客問答》《拜客訓示》各個版本的一些區別，如下：

	Borg.cin.503	Vat.estr.or.14	Toledo
如	ju	iu	ju
中	chung	chum	tchong
國	kue	que	koue
個	ko	co	ko
才	chai	cai	tsai
生	seng	sem	seng
人	jin	gin	gin
官	kuon	quon	kouan
京	king	kim	king
長	chang	cham	tchang
手	xeu	xeu	cheou
日	je	ge	ge
上	xang	xam	chang
我	go	ngo	ngo
古	ku	cu	kou
匠	chiang	ciam	tsiang
術	tung	tum	tong
東	tung	tum	tong
過	kuon	quo	ko
二	ul	lh	lh
五	gu	u	ou (法式)
學	hio	hio	hio

一般認為天主教徒的標音系統可以概括一下如下：

- ① 《賓主問答私擬》意式 ci, ce, chi, che, sc, g (gin= 人), ng (ngo= 我)/qu=ku= 葡式
- ② 《葡漢辭典》羅明堅系統 意式+ 葡式
- ③ 葡式的一個特點=xi (是), xue (說) j (日母= 人 jin, 如 ju), -m (=ng, xam= 上), 沒有 ng (疑母)
- ④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耶穌會式 (基本上是葡式, 利瑪竇主張不要改變葡式)
- ⑤ 馬若瑟改稱為法式, 如 ou=[u], xi→chi

無論如何, 我們關於這個問題以後應該詳細地檢討。

最後我提到《伊索寓言》。《拜客訓示》還收錄一則《伊索寓言》, 如下：

四十二。古時大西洋。有一個家奴。原主要殺他。怕死走了。到山林有獅子所在。將晚恐怕被他咬。便上一個樹木。在樹上的時節。一個獅子到樹下仰。那個人想似痛哭。許久不去。這個人說。我在這裡免不得餓死。寧可下去。看那禽獸要甚麼。亦下來。覺獅子腳上插有一根簞。痛哭或拔出來。這人便出來扯血。把一塊布裹他的腳。獅子過幾日好了。再不忘這人的恩。日日拿鹿、兔子、山羊等物送與這個人吃。幾年之後。國王打獵。人拿了個獅子。原主也拿了這個家奴問罪。把那個人交與獅子。憑他吃他。偶然原舊獅子。獅子見那個人。就認得他。伏在腳下舔腳如狗。人見以為怪異。稟告國王。國王問這個人甚麼緣故。他將前日事一一詳告。國王饒他的罪。又當賜他那個獅子。常常跟隨著他。

這是伊索的「The slave and the lion (奴隸和獅子)」的故事。我以前說過中國最早的漢譯伊索是利瑪竇的《畸人十篇》(1608)中收錄的幾則，如下⁴⁾：

利瑪竇的著作中有一冊《畸人十篇》。該著作於萬曆戊申年（1608年）出版於北京，後收入李之藻的《天學初函》。該書分上下2卷（上卷6編、下卷4編），以問答形式講說宗教、哲學與道德。在書中，利瑪竇或運用德謨克利斯、蘇格拉底等古代西洋哲學家的言論，或引用聖經中的內容來鋪展自己的論點，其中有幾處還涉及到了伊索的言行及其寓言。

伊索首先在「君子希言而欲無言」（第五）中以“厄瑣伯”的譯名登場。

厄瑣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為俘虜、鬻於藏德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緊接著便開始了他與藏德之間的「舌頭」故事。

伊索遵照藏德的吩咐，「惟覓最佳物」來準備宴席的菜餚，最終買回來了「舌頭」。此後，每次宴會都會出現這道用「舌頭」做成的菜。面對藏德的責疑，伊索答對道：「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眾人都感佩於伊索的理辯。第二次主人又吩咐伊索置辦酒席，告之「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但伊索買回來的還是「舌頭」。面對怒髮衝冠的主人，伊索這樣辯駁道：「吾解鄙見，請諸客加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眾流無舌孰亂世俗乎？逆主道邪言淫詞無舌何以普天之下乎？……」。

這就是伊索著名的論「舌頭功過」的故事。曾收錄於《文祿舊譯伊曾保物語》（= ESOPONO FABVLAS 1593）中的〈伊索生涯故事略〉（エソボが生涯の物語略），在新村出翻譯的伊索寓言中將之命名為「三寸之舌」。利瑪竇也用了很長的篇幅來說明自己的意圖，雖則帶有如「造物所賦原旨」雲雲等若干宗教色彩，但與原寓言相差無多，曰「舌本善，人枉用之，非禮而言，即壞其善。是故，反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賦原旨矣。」。

除此之外，「常念死後備死後審」（第四）引用了「肚脹之狐」與「孔雀足醜」這兩則寓言；「齋素正旨非戒殺」（第六）中引有「兩只獵犬」；「善惡之報在身之後」（第八）中引有「獅子與狐狸」與「兩棵樹」；「富而貪吝苦於貧屢」（第十）中引有「馬與鹿」等故事。（中略）

如上所述，利瑪竇《畸人十篇》中的伊索故事雖然在內容以及教誨方法上有些微不同，但總而言之，「伊索」的「東漸」始自利瑪竇這一點是應當予以肯定的。

這樣從《伊索寓言》的漢譯歷史的觀點來也可以說是《拜客問答》或《拜客訓示》的成立跟利瑪竇很有關係的。

6. 小結

《拜客問答》大概是由耶穌會的利瑪竇或者他的周圍的人做的，這恐怕沒問題。但是我們從《拜客訓示》或者其他類似的資料來看，不一定是只有耶穌會做的東西，其他托鉢修會也一定會積極參與的。特別

4) 內田慶市 2001, 3-4 頁。

是多明我會的萬濟國等人。

因為當時托鉢修會的傳教策略是相當重視一般大眾，所以他們積極編過會話課本之類，這正好跟耶穌會的傳教策略相反的，耶穌會重視的中國的上層階級的知識分子，耶穌會編字典也是適合這個策略的。

另外，我想當時的耶穌會和其他教派的關係，至少在編課本等文化事業上相當溝通的。跟後來的新教傳教士的關係也是一樣的。馬禮遜之所以採納《拜客問答》也是這個理由。馬禮遜不僅是這個《拜客問答》，另外漢譯聖經或者編英華字典時也參考了先人就是天主教徒的成果。

最後，我認為這樣的資料除了漢語研究（近代漢語史，語體論，官話，音韻學、拼音史等）以外，還可以從各種角度著手研究，具有很多可能性，比如廚房、文具、衣服等等的當時社會風俗習慣，或從漢語教育史、漢語教材史的觀點來看也很有意思。只是需要跟其他領域的合作，如宗教，歷史，拉丁語，法語等等。

【參考文獻】

- 李慶 2015, 利瑪竇《拜客問答》及其流變考,《第三屆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
- 鄭海娟 2015, 明末耶穌會稀見文獻《拜客問答》初探,《北京社會科學》第8期
- 吳惠儀 2015?, 從一份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手稿淺談清初西方在華傳教士的漢語學習(未定稿)
- 李毓中等 2015,《拜客訓示》點校並加註,《季風亞洲研究》第1卷第1期
- 李毓中等 2015,「洋老爺」的一天:從《拜客訓示》看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清華學報》新46卷第1期
- 內田慶市 2001,《近代東西語言文化接觸研究》,關西大學出版部